

写作自学丛书

和青年朋友谈写诗

施亚西 王光祖

写作自学丛书

和青年朋友谈写诗

施亚西 王光祖



花城出版社

与青年朋友谈写诗

施亚西 王光祖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湛江人民印刷总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125印张 2插页 120,000字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880册

书号 10261·728 半精装定价 1.40元

出版说明

写作，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虽然“文无定法”，但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我们出版这套《写作自学丛书》，目的在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帮助文学青年通过自学的方法，掌握一些写作理论，提高阅读欣赏水平和写作表达能力。

这套丛书，从习作者在写作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就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电影文学等文学品种在写作上的特点要求，进行阐述，力图做到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丛书的具体写法则不拘一格，文字尽可能生动活泼，适合广大文艺爱好者和社会青年阅读。

这套丛书的撰写工作，承蒙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文学院、苏州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河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贵州教育学院、南充师范学院等单位有关同志的积极支持，均此致谢！

花城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二月

目 录

好诗是以生命写的	1
没有感情，就没有诗	8
诗人的眼睛	16
“灵感”这小鸟	22
让联想活跃起来	29
写诗，能排斥理性吗	36
让知识为诗情助燃	45
生活的聚光镜	52
诗是无形画	60
诗的音乐美	69
“意境”的开拓	80
诗要有“趣”	88
把“我”放进去	95

突出一点，突破一点	101
略说诗的“起”和“收”	103
情、景贵在交融	115
巧“喻”妙“拟”哪里来	123
要善于起兴	130
向“蒙太奇”取点经	139
“虚笔”种种	148
无理而妙	155

警句的光辉	163
明快与含蓄	172
淡而有味，浓而不媚	177
讲一点“建筑美”	184

好诗是以生命写的

少年时学诗，问老师：“诗，怎么做？”老师说：“诗，不是做出来的，是写出来的；心中充满感情，感情从笔尖流出，就成了诗。”长大以后，读了许多诗，有的诗过目便忘，有的诗却时时萦绕心头，一生难忘，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感到一种鼓舞，一种力量。于是想，历来大量的好诗，不能说只是用墨写的，而是诗人以自己的血、自己的生命写的。

翻开文学史，一颗光辉灿烂的巨星映入我们眼帘，这是伟大的诗人屈原，《离骚》、《九章》等正是他呕心沥血之作。“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种对祖国人民的无限深情，对恶势力的毫不妥协，

对真理的坚持不移，使他的诗光照千秋万代，不仅在艺术上，而且在精神上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诗中有他美好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有他竭忠尽智而遭谗的痛苦和不幸。诗人把他整个身心都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我们读他的诗，是在读他的理想，读他的人生，读他的灵魂。

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宁死不屈，大义凛然。他被囚禁在幽暗潮闷、腥臊污垢的土牢中，以他胸中的浩然之气，战胜了不堪忍受的折磨。他怀着对历代忠贞之士的景仰，抒发了“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的慷慨胸怀。《正气歌》，是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人生理想的集中反映，为后世树立了正气战胜邪恶的光辉典型。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阖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青年时代的鲁迅，怀着对祖国的满腔热爱写下这首小诗，其后并以他数十年的战斗生活实践了诗中的誓言。这首诗，可以说明作者后来之所以能成为文化战线上“空前的民族英雄”决非偶然；反过来，作者的战斗一生，也可以证明他当时从心中迸发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言决非偶然。没有这壮志，就没有这豪言。一首小诗，连着诗人伟大的一生。

如果说，屈原是诗人，文天祥、鲁迅也能诗，他们写诗并不难；那末，吉鸿昌烈士不是诗人，但他在被押赴刑场途中却用树枝在地上写下了这首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①叶挺将军被囚禁在重

① 见《华夏正气篇》，安徽人民出版社。

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牢房里时，也写下了震撼人心的《囚歌》^①，表现了他不愿“从狗洞里爬出”，宁愿在烈火中永生的高尚品格和坚贞不屈的精神。他们都不是诗人，但他们以鲜血和生命写成了诗。一首小诗，为什么能产生巨大的力量？因为它是革命者整个生命的热和光的焦聚，在这首小诗中，迸发出作者强烈的生命的火花，从而又点燃了千千万万读者的革命热情。他们也许根本没有学过写诗，但是他们写下了不朽的诗篇，这只能解释为：“英雄本色就是诗。”

当然，并不是说，是战士，就一定是诗人；有了生活，就一定会有诗。一首好诗的写成，往往由于多种因素，包括作者的文化修养、生活体验、精心的艺术构思和表达技巧等。但最最根本的，则是必须有崇高的理想和真诚的感情；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由衷地爱你生活的时代，爱你苦乐与共的人民，爱你所信奉的真理，爱世界上种种美好的事物……这种高尚真挚的思想感情，正是诗的灵魂和生命，是一首诗之所以有价值、有久长的感人魅力的主要因素。清人刘熙载说：“诗品出于人品”^②，有伟大的心灵，才能有不凡的诗篇。诗人写诗总是要向读者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的，不能设想，心胸狭隘、庸俗自私的人，能使读者从他的内心世界里窥见什么美好的令人感动的东西。有一位青年朋友打了个通俗的比喻，他说，诗人写诗好象是把自己的心灵作馅儿包饺子。这比喻是否完全恰切且不细论，但它多少说明了饺子的可口在于馅儿的美味，诗的动人在于诗人心灵

① 见《新诗选读111首》，花城出版社。

② 见《艺概·诗概》。

的美。有的同志说，诗人不应只写自己的心灵，而应该反映时代风貌，写出人民的心声。这话没有错。但他应该知道，诗人不能只是“摄影机”和“传声筒”，诗人不论写什么，都要把它们变成与自己休戚相关、哀乐与共的东西，而且通过自己的心灵写出来。出于作者心的，才能打动读者的心。诗人的胸怀越宽广，与人民大众的爱憎越有相通之处，那么，他写的诗也就越能为广大人民所接受、所爱好。许多优秀诗人的作品，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

艾青有首短诗《我爱这土地》：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是作者在一九三八年冬天写的。那时，我们的祖国正处在敌人铁蹄的蹂躏之下，人民的悲愤如汹涌的河流，斗争的呼号象激怒的风。诗人自比是一只小鸟，活着要为祖国人民的痛苦和希望而歌唱，死了连羽毛也要腐烂在祖国的泥土里，这是多么深挚的爱！对着那“常含泪水”的眼睛，读者可想

象到诗人的心灵深处是翻腾着多么强烈的爱国忧国之情！

这首诗使人想起智利诗人聂鲁达在《伐木者醒来》中的诗句：

我还是爱我那寒冷的小国家，
即使是祖国的一枝树根。
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
我也愿意死在那里，
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
我也愿意生在那儿……

这样的感情，只有当诗人把自己的生命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并以生死相许的时候才能产生。这样的诗，无论什么时候读起来，都使人感动，使人振奋，因为这里融进了诗人真诚、炽烈的感情和伟大的生活理想。可是聂鲁达早期的诗却不是这样。他早年在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下，喜欢以天鹅、星星及主观意境为题材，诗歌多带朦胧伤感的色彩情调。是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他当时任驻西班牙外交官），使他改变了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在他《我作些解释》一诗中，人们问他过去写的罂粟、丁香、细雨、鸟语哪里去了，为什么要直骂卖国贼，写“连豺狼都不容的豺狼，荆棘都唾弃的石头，毒蛇都憎恨的毒蛇”时，他答道：“你们来看街上的鲜血，来看鲜血在街上流淌！”诗人的正直的心和时代的责任感，使他成为正义斗争的积极参与者，走上为祖国和世界的进步事业而奋斗的道路，写了大量富有艺术力量的诗篇，成了有世界影响的诗人。

艾青在《诗论》中曾说：“生活是艺术所由生长的最肥

沃的土壤，思想与感情必须在它的底层蔓延自己的根须。”又说，诗人必须“把每个日子都活动在人世间的悲、喜、苦、乐、憎、爱、忧愁与愤懑里，将全部的感情都在生活里发酵，酝酿，才能从心的最深处，流出无比芬芳与浓烈的美酒。”我们说的“以生命写诗”，也就是这个意思。诗人好比是一棵扎根在人民生活中的大树，生活诚然是艺术的“土壤”，但“土壤”中的种种诗的元素，只有通过诗人的生命之树，才能长出丰硕的花果。古今中外，那些最动人的、最有价值的诗，莫不是诗人生命之树上的硕果，是诗人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孕育出来的。一首小诗，写写也许要不了很多时间，但孕育它却往往要靠诗人的全部人格、全部感情和全部生活体验。如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自嘲》），“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惯于长夜过春时》），不正是由他全部人格、全部爱憎和战斗生活的体验孵化出来的吗？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示儿》），是他一生的报国志愿和死也不能释念的爱国热忱的结晶；“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沈园》），则可说是通过他一生的爱情悲剧、四十多年的相思痛苦酝酿出来的。

外国有句名言：“Life is short, and art is long.”（生命短促而艺术久长）。的确，对那些真诚而严肃地对待人生、对待创作的人来说，他们的作品往往能光照千秋，永远活在人们心里。但对那些好唱言不由衷的赞歌、爱作自我欣赏、或爱作无病呻吟、或爱作文字游戏的人来说，他们的作品往往只不过是旋生旋灭的江上浮沤罢了。且不说那些心里原没些儿感受，却偏要爱呀，恨呀，梦呀，伟大呀胡诌几句的诗，就是真有才华、有成就的诗人的诗，如果只是为了

应酬唱和或内容离人民大众太远，也是没有生命力的。例如杜甫，可说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诗在中国诗史中确是占了光辉的一页；但他的一些酬唱诗如《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比起《春风》、《北征》、《羌村》及“三吏”“三别”等诗来，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又如徐志摩和闻一多同是“新月派”诗人，《再别康桥》、《海韵》等诗，音韵优美可算是徐志摩的代表作，但比起闻一多的《死水》、《一句话》、《洗衣歌》来，却又显得空虚无力了。徐志摩一生过着优游的浪漫的生活，而闻一多最后终于倒在反动派的子弹下。他的“最后的一次演讲”，也可说是他以自己的鲜血写的一首最美的诗。

纵观一下古今诗坛，我们会感到，诗人并不是自己想做诗人便能成为真正伟大的诗人。只有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去品尝人生的人，才能写出人间的苦乐与爱憎；只有具有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并以自己的生命为实现这理想和信念而战斗的人，才能写出光辉灿烂、感奋人心的诗篇。

这些话可能是“老生常谈”，但如没有点儿道理，老生也就不会常谈了。明白这些，也许可使我们在学诗的过程中不至于舍本逐末或走入歧途。

没有感情，就没有诗

“没有感情，就没有诗”，这难道还用说吗？写文艺作品总得要有感情，但是为什么独说“没有感情，就没有诗”呢？可见这里面总有点特别的道理在。

《毛诗序》中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可见人们写诗正是由于“情动于中”而又“言之不足”，内心里有一股激烈的感情，却又不是一般语言所能表达出来，于是发而为诗。这样看来，以最精粹有力的语言表达最浓缩强烈的感情，可说是与“诗”生而俱来的特点。在一切文学作品中，诗是最诉诸感情的。写别的文学作品当然也要有感情，作者必须把他的强烈爱憎融化到他所描绘的人物、事件和景物中去；但对于诗，感情的要求却更强烈、更集中，也往往是更直接的。诗

人主要是为了抒发内心的强烈感情而写诗，而诗之所以有巨大艺术魅力，主要也正在于它能以情感人。“五千年来古国古，地大物博人口多”，这不是诗，因为它没有表现出作者的感情。“不论我走到世界哪一角，/呵，祖国，我的母亲，/我小小的心里，/总装着你伟大的身影。”这是诗，因为它表现了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对祖国的血肉深情。

诗人要有伟大的胸怀，对祖国、对人民、对人类的进步事业要有满怀热情，这是指诗人应有的修养而言。但真要写诗，光是这样还不够，还必须对所描写的具体事物动感情，不动情就酝酿不出诗来，不动情就不能以情感人。柯原写《邮戳》，就因为他对小小的“西沙”邮戳动了情：“达、达、达，达，/是谁在窗下轻轻敲打？”“是年青的邮务员手拿邮戳，/在信封上打出朵朵鲜花，/花从里飘起油墨的香气，/香气中又闪出耀眼的两个字‘西沙’。”西沙群岛从来没有邮局，海阔云深，将它与大陆阻隔，如今有了邮务员，那盖着邮戳的信，就象佩着鲜花走遍天下，作者不禁为在西沙第一次看到邮戳的情景而激动了，于是出现了在别处看到邮戳时不会产生的诗情。

魏巍有一首诗《蝥蛄，你喊起他们吧》，写的是战斗了一夜一早晨的战士，在战斗结束后倒在地上美美地睡着了。以致“树影在你的军衣上绣起了花朵，大红枣跳到子弹带上你也不知道”。螳螂在战士脚上，“触须轻轻舞动”，“在偷看他们的梦。”睡得好甜哪！作者是多么不忍惊动他们呵！可是，他最后终于写道：

呵，蝥蛄，你喊起他们吧！

在升起笔直的青烟那边，

早饭已经熟了。

这是作者经过一番细致观察和思想斗争而后才满怀深情地吐出一句话。作者是战士，也是作家，由于对战士的深刻了解，他对战士有十分深厚的感情和由衷的敬意。这种强烈的感情，渗透在作者的许多作品里，但从这一首诗来说，作者如对战士们在一场紧张战斗后酣然入睡的情景不是打心底里深深感动，却是无法写得这样动人的。当然这两者也分不开，如果作者平时对战士没有这样的热爱，在看到这特定的情景时也是不会感动的，但要写成一首诗，却更需要对特定场景、事件、人物的特定感受。所以诗人若对客观事物无动于衷固然写不出诗来，但若对该具体事物没有独特而深挚的感情，也是不会引起创作的冲动，萌发形象的胚芽的。

再从创作过程来说，感情是想象的动力。别林斯基曾说：“感情是诗人天性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没有感情，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歌。”^①诗人写诗，首先是因为他动了情。这情虽出于诗人内心，却非诗人所固有，而是被客观事物引起的。诗人根据自己对这些事物的认识和理解，产生了爱或憎、欢乐或悲哀、鄙薄或崇敬等等的感情。这感情不仅使他产生创作冲动，而且推动着他展开种种联想和想象。如艾青在解放前写的《黎明的通知》，就因为诗人对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到来的形势，充满振奋喜悦的心情，所以才能怀着对光明和胜利的信念，向“眼睛被渴望所灼痛的人类，和远方的沉浸在苦难里的城市和村庄”，播发“黎明即将到来”的通知。他驾驭着想象的翅膀，象报春的燕子，

① 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十一辑。

到处穿梭来往，把这好消息送给清道夫、搬运工、村妇、农夫、年轻的情人、困倦的母亲、负伤的战士、流离的难民、一切不幸者和一切热爱生活的人。他把自己的信念和喜悦散布给人们，唤醒人们起来迎接黎明的曙光。显然，没有为即将到来的胜利所激动的强烈感情，想象的翅膀是鼓不起来的。

当然，想象不只是诗人特有的本领，平常人也会。有的同志也很会想象，甚至常是“浮想联翩”，但他写出来的诗，却好象汉人写赋，铺采摘文，洋洋大观，就是缺乏感人的力量。他不知道诗人的想象所以异乎常人，就是因为诗人总是在强烈感情的驱使下进行想象，并且以强烈的感情去冶炼他头脑中出现的材料，使整篇诗，甚至每个形象、每句话，都蕴含浓郁的感情。

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把感情在创作中的作用，尤其是把它跟想象的关系强调一下，这是因为文艺创作必须借助想象进行形象思维。在作者的头脑里，许多客观事物都是以表象的形式储存在记忆中的，想象的作用就是把记忆中的种种表象加以分解、组合、改造、创造新的形象。作为一种创作思维活动的想象，一方面固然离不开来自现实世界的材料（直接获得或间接获得的），否则就无法进行想象，或者成为脱离实际的缺乏真实感的虚构；另一方面，它总是受感情的驱使的，没有感情，对现实无动于衷，就不会去展开想象，勉强凑合着写，也只能出现苍白的形象。在创作活动中，强烈的感情与活跃的想象总是互相推动的。感情，推动着联想与想象，由此而出现在想象中的形象（意象），又进一步激发感情，使感情更加深化并得到更好的抒发。这种相互推动的活动，有时可十分频繁而活跃，并使思维的兴奋状态持续较长